

【人物志】

□本报记者 秦雪丽

一个化学学者的寻根之旅

这些日子,历史文化学者张宙星有些忙碌。春节前,他将20年来收集的200余件史料藏品捐赠给了莱州市博物馆,博物馆专门开辟了一个展厅,陆续有媒体、市民来访,他多次义务讲解。

对每一个藏品,60岁的张宙星都如数家珍。他捐赠的藏品里,光碑拓就有19幅,这些拓片讲述着一段段远去的故事。一些拓片是属于地方建设类,一段墙的建设,一处水利设施的修葺等历史信息,通过它们呈现在了现代人面前。一些则是用来观赏的,古人喜欢在墙壁内嵌石碑,比如,家里来了名人,会让对方题字,然后请石匠雕刻,再将石碑嵌到墙壁里。

在碑拓中,北海书院嵌石刻《汉大司农北海郑公像》拓片格外引人注目。北海书院,原名海山书院,康熙五十六年建,原址在掖县县署西侧,也就是现在的莱州市文化官西院外。地方文献记载,乾隆五十七年学政翁方纲(后任内阁大学士)易名北海,有题额,佛罗聘所摹郑康成像于石,置授经堂东舍。民国二十四《四续掖县志》记载:“汉大司农郑公像石刻……嵌在北海书院之儒林讲堂西壁。”现遗址无存,石刻亦无存。

莱州旧称掖县,历史悠久,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。掖县一名

最早见于《战国策》:“(齐襄王)益封安平君(田单) 夜邑万户”。《说苑》作掖邑。以掖水(今南阳河)得名。莱州物华天宝,资源丰富,产业基础好,这一方水土也孕育着浓厚的地域历史文化。

张宙星捐赠的资料和图书系统地还原了许多历史细节。比如清康熙刻本《平叛记》;道光年间的旧照片;清同治年间的掖县门牌;光绪五年的户部执照;清光绪年间的喜报;民国二十年的掖县国民党县党部掖县妇女放足会印《为放足告女界同胞书》……

这些文物系统展现了莱州地域政治经济的变迁。以《平叛记》为例,它是清朝康熙年间刊印,保存完好,至今只在莱州市图书馆存有一部品相与之类似的,其它地方还没有发现,在莱州市博物馆馆长张玉光看来,这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。《平叛记》讲述的是莱州当地的一个历史故事:1632年,明军将领孔有德叛乱,从河北一路杀到登州,围攻并占领了登州,随后,孔有德、耿仲明带领叛军对莱州进行了包围。由于莱州城军民团结,叛军久攻不下。1632年7月,孔有德看攻不下莱州城,遂诈降,诱骗莱州知府朱万年等人出城之后将其杀死,但是依然没有攻下莱州城,民间至今流传

“铁打的莱州,纸糊的登州”的童谣,就来源于这段历史。

朱万年殉国时正值七月初七,为了纪念他,莱州民间至今仍有“七夕易时”之俗。“这个风俗是指将七夕节提前到七月初六过,避开朱万年的殉难日。”张玉光说,这也说明,莱州人民非常重情义。而有关这本《平叛记》的来源也很有趣,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张宙星在莱州南关的地摊上逛的时候,看到了这部《平叛记》,当时以8元的价格买下了。“现在来看真是非常幸运了。”张宙星说。

莱州是张宙星的祖籍地。张宙星的父亲张加洛是中共掖县党组织的早期领导人之一,是胶东地区抗日武装发起人和主要领导

人。1937年10月,张加洛同志受中共山东省委指派回到掖县,与郑耀南等人一起组织发动了掖县玉皇顶武装起义,组建了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,并创立了山东省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。

张宙星自小就怀有浓浓的家国情怀。随着年纪的增长,这样的情绪也格外强烈。“11岁的时候,我在老家住了将近3年的时间,对老家有了更深的认识,农村的生活让他感觉很温馨。”为了守住莱州地域文化的根,张宙星于1999年回乡定居,潜心莱州历史文化研究,“如果我不去做这些事情,或者我对这些事视而不见,我就感觉对不起这方水土和父老乡亲。”



张宙星在自己捐献的碑帖前。本报记者吕奇摄

【故地往事】

□张洪刚

国立青大第一任教务长张道藩

在最近颇火的综艺节目《见字如面》中,归亚蕾、张家声所读的张道藩、蒋碧薇往来书信,引起了观众对这一对民国恋人的兴趣。殊不知,张道藩与山东颇有瓜葛:他曾是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教务长,任职期间做了两件大事,一是游说韩复榘拨付24万教育经费给青大;二是压制了因处理新生舞弊案而引发的学潮。同时,在国立青岛大学,张道藩与梁实秋一见如故,比邻而居、交情笃深。

张道藩(1897~1968),字卫之,贵州盘县人,政治家、画家。早年游学英、法等国,1923年加入国民党后,逐渐成为CC系骨干人物。CC系指中央俱乐部组织(Central Club,简称CC),也有人认为CC的领导陈立夫与陈果夫兄弟都姓陈(Chen),所以简称CC。

1929年7月19日,《中央日报》发表消息称已内定杨振声为国立青岛大学校长,他效法恩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“兼容并包”、“科学民主”的办学方针,民主办学,广罗人才,先后聘请闻一多、梁实秋、赵太侔、沈从文等人来校任教,迎来了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个黄金时期。

青岛要建大学,引起陈果夫、陈立夫的兴趣,想把青岛大学纳入CC系的势力范围。于是1930年6月任职江苏省党部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的张道藩,以养病为名,来到青岛住下,蔡元培知道二陈的意图,不得不顺应时势,推荐张道藩为国立青岛大学第一任教务长。杨振声自然清楚张道藩的来头,一见面,便坦诚地告诉他:“我是书呆子,很少和政府机关往来,学校开办之初,有许

多事情要和机关接洽;没有人联系,事情办不通,我们请你当教务长,就是希望你替我们对外联络。”

1930年8月,梁实秋应杨振声的邀请,任国立青大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。杨振声私下对梁实秋说:“道藩先生一向从事党务工作,由他来主持教务,也可以加强学校与中央的联系。”

张道藩与法国籍妻子苏姗住在八关山西麓鱼山路7号,二层小楼,幽雅别致,与梁实秋为邻。梁实秋初到青岛,住在鱼山路4号,第二年张道藩离开青岛后,梁实秋又搬进了鱼山路7号,即现在的梁实秋故居(即如今的鱼山路33号)。梁实秋回忆说:“道藩先生于1930年在青岛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,住家在鱼山路一个小小的山坡上,我是他的邻居,望衡对宇,朝夕过从。我到他家里去拜访,看见壁上挂着他的油画作品,知道他原来是学美术的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张道藩的妻子苏姗也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,她任外文系法文讲师,是梁实秋的属下。张道藩与苏姗相识在法国。1924年,张道藩考入巴黎最高美术专门学校,同年圣诞节他邂逅了苏姗;1926年4月两人订婚,同年5月回国;1928年9月,在南京结婚;1930年8月,双双到了青岛。苏姗在国立青大用的中文名张淑媛,据山东大学校史资料记载:张淑媛为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法文兼任讲师,开设的课程是第二外国语:法文。

青岛背山面海,山明水秀,风景如画,气候宜人,素有“东方瑞士”之称。只是缺少文化背景,没有古迹,也没有适当的娱乐,情调稍

嫌枯燥。为了活跃学校的气氛,在杨振声校长带领下,国立青岛大学的一班文人频频外出聚饮,戏称为“酒中八仙”。据梁实秋回忆:“他(张道藩)偶然也参加我们的饮宴,他也能欣赏我们酒酣耳热的狂态。”

一次,张道藩17岁的五妹道焜从家乡贵州来青岛,投奔长兄,带来贵州特产茅台酒,张道藩就分别送给学校喜好杯中物的几个教授每人两瓶。梁实秋初见那包装粗陋的茅台,觉得准没好味道,尝也懒得尝。据梁实秋回忆:“那时候我们不曾听说过茅台的名字,看那粗陋的瓶装就不能引起好感,又据说是高粱酿制,益发不敢存奢望,我们都束之高阁。”后来,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来青岛小住,一进门就说有异香满室,听儿子说是茅台酒,立刻启封品尝,赞不绝口。于是,梁实秋便将张道藩分赠诸人的茅台酒悉数索来,孝敬老父。从此,梁实秋知道了茅台酒并非寻常物,“高粱一类其醇郁无出茅台之右者”。

张道藩任教务长期间,做了两件大事,一是游说韩复榘拨付教育经费;二是压制学潮。1930年9月接替陈调元任山东省主席的韩复榘,不愿拨款给青岛大学,理由是山东要停办好几所专科学校来协办青岛大学不合算,还不如自己办大学。这样,该拨给青岛大学的24万元迟迟不见着落。杨振声急了,要张道藩去济南讨款。张道藩赶赴济南,一路上对即将谋面的韩复榘作了一番分析,针对韩复榘的个性,山东省政府的动向,准备好了说辞。张道藩一番说辞,有理有据,再加上韩复榘刚上任,需

要取得国民党中央的支持,而张又是蒋介石心腹,韩只好拨出教育经费。从这可以看出,张道藩不是单纯的文人和艺术家,他的确有政治才干。

开学不久,国立青大发生了新生甄别事件。11月间,国立青岛大学进行甄别大一新生考试,张道藩在审核中发现不少学生使用假文凭报考,张以负责的精神处理舞弊者,按学校规定勒令离校,引起部分学生不满。12月4日,部分学生发起反甄别罢课活动。学生分成两派,一派成立护校团,拥护学校决定,反对罢课学生停课。一派罢课成立纠察队,反对学校当局处罚“假文凭报考”的学生。两派在楼梯发生争执,张道藩打电话调来警察保安队包围校舍。学校当局布告开除闹学潮的学生,被除名者38人,罢课失败。对这次学潮的压制,张道藩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,据梁实秋回忆:“由于他的挺身而出,学生气馁了,警察胆壮了,问题解决了。”

12月9日,国立青大召开校务会议,决定校务会议每星期四下午举行。会议公推张道藩、赵太侔和杜光垣起草校务会议规则,并议定“每年九月二十日为本校成立纪念日”。这大概是张道藩参加的最后一次校务会议。1930年12月,张道藩辞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职,调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。赵太侔接任国立青岛大学教务长。

张道藩在青岛工作愉快,生活闲适安逸,他到浙江上任伊始,曾说:“真的,青岛对我诱惑力太大了,要不是介公(蒋介石)限令即时赴任,我真不想来。”

【老照片】

特殊年代的同学留影

□王新奉

1961年的夏天,正在青岛六中读高一的我们,赶上了国家经济困难时期。本来我们1957年考上初中后,就把户口从老家农村迁到学校,成了吃统销粮的非农业人口。为了减少非农业人口,这会儿又要迁回老家去,大家心中自然不太情愿。但是,在“听党的话,为国家分忧”的号召下,大家还是积极地报名返乡。

这张照片就是我与三位同窗好友临别前,到流亭照相馆拍下的。照片中后排右一的郭洪太同学是昌乐县人,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、数学课代表。他的数学特别好,上初三时就自学做完了高一的数学学习题,是当时师生们公认的“上清华的料”。困难时期,我们曾一起啃冷窝窝头、喝生井水,打工挣学费。

前排右一李恺心是崂山县人,是我们的班长、老大哥,多才多艺。当年我们俩情同手足。因我是住校生,当年冬天就一床小薄被,晚上又吃不饱,经常因冻饿而醒。他是走读生,家离学校二里路。在知道了我的困境后,就热情地邀我晚上到他家,和他哥一起睡在一个热炕上。有时下了晚自习,我们俩一起回家,他老娘还会为我留个煮地瓜在锅里温着……那年月一个地瓜,可是十分金贵的,所以让我终生难忘。

前排左一即笔者,当过学生会副主席、主席,班级化学课代表。毕业后考上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,半生从军,一生行医。后排左一孙连军同学是蓬莱人,我们曾同住一个学生宿舍,唯有他分别后,毫无音讯,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件憾事。

